

論儒釋道對關羽的神化

崔文魁

(山西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山西省 太原市 030006)

提要:關羽本來只是蜀國的五虎上將之一,但歿後受到種種美化、聖化和神化,終於成了“廟食盈寰宇,姓名走婦孺”的全智全能的尊神。本文主要分析了即儒、佛、道三教對於關羽的神化。

關鍵詞:關羽 民間信仰 神化 三教

清初著名學者劉獻廷(1648—1695)在其《廣陽雜記》中說:

予嘗謂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爲之佔盡。

劉獻廷認爲,佛教中的觀音信仰、道教中的純陽信仰和俗神中之關羽信仰是明末清初最流行的三大信仰。而其中的關羽信仰,不僅是流行於華夏城鄉經久不衰的一種信仰,而且也是流行於世界上三十四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種超國籍、超民族、超時代、超文化的信仰。因此,本文就這一信仰的源流變化作一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關羽(160—219)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今山西省運城市解縣常平鄉)人。祖父名審,字問之,號石磐,沖穆好道,研究《易傳》、《春秋》,並以此訓子數十年。父親名毅,字道元,續磐公之學,篤孝有至性。關羽出身貧寒,少時讀書習武,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青年時期,他就成了一個性情剛烈、嫉惡如仇、富有正義、敢作敢爲的血性漢子。解州父老鄉親傳說,關羽殺死解州霸佔民女的豪強呂熊之後,星夜逃至潼關。以關主詰問,指關爲姓。後又至涿郡(今河北涿縣),遇劉備、張飛,以情投義合,志興漢室,作“桃園結義”。對天盟誓:“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從此,關羽就跟隨劉備匡扶漢室,依附公孫瓚共同鎮壓黃巾起義。其部表奏漢獻帝,封關羽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建安三年(198),曹、劉聯合擒縊呂布後,劉、關、張返回許都(今河南許昌縣東),曹操表奏漢獻帝,封關羽爲“中郎將”。建安四年(199),劉、關、張戰殺曹操部將徐州刺史車胄後,蜀主劉備授羽“下邳太守”,率衆鎮守下邳。建安五年(200),曹、劉交戰,劉備敗走河北,投奔袁紹。曹兵俘獲關羽並劉備妻小,帶回許都。曹操爲了籠絡關羽,爲其所用,又上表漢獻帝,封關羽爲“偏將軍”。建安五年(200),袁紹派大將軍顏良至白馬進攻曹操的東郡太守劉延。曹操派關羽先行還擊,關羽斬顏良於萬衆之中,曹操嘉其功,上表漢獻帝,又封關羽爲“漢壽亭侯”。但是,此時關羽得知劉備在袁紹軍中,便決意辭別曹操,離開許都投奔劉備。《三國志》卷三十六《關羽傳》說:“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

‘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關羽重“諾”講“義”，不顧曹公的掛印封金，拜書辭曹，“千里走單騎”，復歸劉備，轉戰江陵等地。建安十三年(208)，劉備扶老携幼南遷。長阪坡大戰，夫人、兒子得救。後經赤壁等戰，於建安十四年(209)收復江南四郡，劉備在封拜元助時，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紮江北，遙控部屬。建安十九年(214)，劉備西定益州，封羽“董督荊州事”，統領荊州部屬及其兵衆。

其《傳》還載：關羽曾被流矢射中左臂，後創雖愈，但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刮骨療毒時，他却割炙引酒，與諸將談笑自若。

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據有漢中，七月自立為漢中王，對追隨他多年的功臣加以封賞：諸葛亮為軍師將軍，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皆假節鉞，有生殺予奪之權，黃忠為後將軍，趙雲為翊軍將軍。其中，關、張、馬、趙、黃被世人稱為劉備麾下的五虎上將，關羽位居其首。按羽同劉備的關係、聲望和戰功而言，羽居五虎上將之首是當之無愧的。因他是“萬人之敵”的良將，有“威震華夏”之功。但他“剛而自矜”，連馬超這員虎將也看不上眼。其《傳》云：“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這纔滿足了他的自負心理。

是歲八月，劉備遣關羽率衆進攻曹仁於樊城。關羽為了防備孫權侵犯，保證後方安危和前方的物資補給，遂派南郡太守糜芳鎮守江陵，將軍傅士仁鎮守公安，他親自率兵攻打樊城，試圖打開通往許都的門戶。樊城守將曹仁是曹操的族弟，曹操也深知樊城得失事關重大，便派左將軍于禁幫助守衛。曹仁讓于禁和龐德屯兵樊城以北。但天不佑操，秋雨滂沱，漢水暴漲，于禁和龐德被困在一個土丘上。時，關羽率荊州水軍乘船攻擊。結果，于禁等七軍三萬餘人全部覆滅，于禁投降關羽，龐德被殺，遂有關羽“水淹七軍”之功、“威鎮華夏”之譽。接著，關羽率軍全力攻擊曹仁據守的樊城。樊城被洪水和關羽的水軍重重圍困，形勢非常危急，曹操也議遷許都以避其銳。時，司馬懿和蔣濟認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操採納了司馬懿和蔣濟的這一建議，便遣人聯合孫權。孫權早就想收復荊州，於是他就以討回湘關糧米為借口，親自率軍沿江西上。他把戰船扮作商船，搖櫓士卒扮作梢工，其餘士兵隱於艙中，晝夜進發。遇到羽兵崗哨，均以收復。東吳大軍直逼南郡，而在襄樊前線的關羽，此時還蒙在鼓裏。又鎮守江陵太守糜芳因南郡軍營失火，曾受到關羽責罰；這次出征，糜芳和傅士仁也沒有及時供上軍資，而關羽則揚言等出征還後，又要處罰他倆。復次，糜芳、傅士仁早就以關羽看不起他倆，懷恨在心。因此，當孫權兵臨城下誘降時，他們便迎權入城，投降了東吳。關羽亦因曹操派徐晃支援曹仁，使關羽沒有攻克樊城。此時，關羽軍隊在內部叛變、腹背受敵的情況下，羽軍戰敗，士衆家屬被虜。關羽在突圍後，與其子關平等在臨沮(今遠安縣境)被東吳司馬馬忠擒獲，於是年十二月

遇害。關羽死後，孫權以王侯之禮葬關羽的軀體於當陽章鄉，又於次年正月將關羽首級送到洛陽，獻給曹操。而曹操亦以王侯之禮葬關羽首級於洛陽。所以，洛陽、章鄉都有關羽之冢，通名關陵，前者又稱關林，後者俗稱大王冢。

一代英雄關羽歿後，蜀後主劉禪於景耀三年(260)九月追謚關羽為“壯繆侯”。西晉史學家、《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評價他為“萬人之敵、為世虎臣”，是一員猛將。

關羽生前為將為侯，歿後封王封君，稱聖稱帝，登上了中國神壇，還被奉為全智全能的華夏第一神。何為者也？簡言之，關羽的思想、言行、品格、閃耀著《春秋》大義，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和浩然正風，成了中華民族信服尊崇和向往的楷模。因此，他就成了歷代統治階級和庶民百姓乃至各行各業頂禮膜拜的尊神。那麼，這一關羽信仰是如何形成呢？

一、佛教對關羽的神化

對關羽的神化始於佛教。佛教是一種外來宗教，它為了在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壤上紮根、開花、結果，從兩漢之際傳入始，就不斷地吸收中國儒、道文化的因子充實自己、壯大自己。而關羽的忠、義、仁、勇、智、信等品德正好符合佛教的五戒十善、慈悲喜捨等教義，關羽的精神正是佛教所宣揚的大乘菩薩精神。因此，對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並精通佛教精髓的天台四祖智者大師來說，殉難於故鄉的英雄虎將關羽正是自己崇拜的理想人物。所以，在關羽歿後的373年時，關羽就在智者大師的定中顯靈了。南宋高僧志磐的《佛祖統記》卷六《四祖天台智者傳》說，隋開皇十二年(592)十二月，智者大師至當陽金龍，於池北一株大樹下趺坐入定。“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髮。前者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憫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甚厚，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為平址。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求受五戒，永為菩提之本。’師即秉爐，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佈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佛教認為，人是由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和合而成。色者，物質；受、想、行、識者，精神。人死之後，形神相離，形滅神不滅，靈魂還會在三世六道中流轉。因此，關羽就會在智者大師的定中顯靈。從此，關羽就受了五戒，皈依了佛教。同卷的《智者大師傳》還說，開皇十三年(593)五月，智者大師遣智邃奉書晉王楊廣，“上玉泉寺伽藍圖”……王答曰：“奉旨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當即具奏嘉號”。七月，荊州總管王積“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開皇十三年(593)玉泉寺落成，關羽成了護持佛法的伽藍神，開始神化。

鑒於關羽顯聖之事是出於隋代高僧、天台宗實際創始人智者大師之口，所以，它就憑著智者大師的威望隨著天台宗的發展興盛，很快傳播開了。又，徐道的《歷代神仙通鑒》又說，唐儀鳳年間(676—679)，北宗祖師神秀禪師至玉泉寺，後結廬於寺東，毀掉了鄉人所建的關公祠，忽見關公“提刀躍馬”而來，嚇得神秀建度門寺時，也令關羽為忠勇神武的護法伽藍。復次，唐代大理寺評事董徒於貞元十八年(802)撰的玉泉寺《重建關帝廟記》也談到了關羽在

玉泉山顯聖之事，而且說“至今緇素入寺，皆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儼若山神一般。唐末范攄撰的《雲溪友議》也云：荊州玉泉寺之“祠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三郎也。允敬者則仿佛似覩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厨中或先嘗食者，頂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孫光憲的《關三郎入關》也云：唐咸通年間(860—873)，弘農楊玘絮家自駱谷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栗。”說明唐代時荊州、關中一帶已有了關羽崇拜流傳，而且多以威嚴勇武的形象為其特徵。

北宋奉議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無盡居士張商英於元豐四年(1081)所作《重建關將軍廟記》和元祐元年(1086)又作的《建關三郎廟記》，都記載了關羽在玉泉山顯聖之事，而且還是“大威大猛大英雄”的護法形象出現於佛教寺廟之中，從而使佛教中有了一位佛化的中國神祇，受到廣大信眾的供奉崇拜。

二、道教對關羽的神化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為沛國豐人張陵於東漢順帝年間(126—144)創立。因為它是以道為最高準則，故名。它是在我國古代鬼神崇拜觀念的基礎上，以黃老道家思想為理論依據，又承襲了戰國以來的神仙方術衍化成的。其最高信仰是道，老子為教主，尊稱為太上老君。其《道德經》為最重要的經典，虛無自然、清靜無為、寡欲不爭、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返本還源等，為其教義思想、修持理論。修持的核心是“道”，修道的目的是得道成仙，重道貴生。修道的訣要是性命雙修，修性就是修造自己的品質，修命就是修煉自己的生命。修煉的方法是清靜無為，寡欲不爭，澹泊名利，慈儉濟人，積功累德，返璞歸真，吐納導引，存思守一，四時攝養，煉養精氣，內丹外丹等道術。道教自稱以黃帝為宗，繼承和維繫了中華民族祀神明、敬祖宗的傳統，其尊奉的神明頗多，上有道祖天神，下有地祇山川之神，世有華夏之祖、歷代賢傑和得道仙真，目的在彰神明之德，激厲後人，受到感化。它還吸收了儒家的倫理道德，提倡積功累德，舉善濟人。如葛洪的《抱朴子內篇·對俗》說：“欲求天仙者，要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同時，它還吸收了佛教的因果報應，在《太上感應篇》中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因此，在佛教神化關羽，把關羽納入自己的神祇體系時，道教也認為關羽這個人格完全可為激厲後人學習的榜樣，於是也開始神化關羽。據《關聖帝君聖迹圖志全集》卷三“解州斬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義勇武安王”和元代文學家胡琦的《解州斬妖考辨》說，“解州斬妖”又名“解池斬蚩尤”。其內容大略為：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解州刺史奏曰：“鹽池自古生鹽，收辦宣課。自去歲以來，鹽池減水，有虧課程。此係災變，敢不奏聞。”真宗聞之，遂遣使至解州城隍廟祈禱。夜裏，使者夢一神告曰：“吾城隍也，鹽池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與軒轅帝征戰，帝殺蚩尤於此地鹽池之側，至今尚有遺迹。近聞朝廷創立聖祖殿，蚩尤大怒，攻竭鹽池之水。”使者回奏真宗。真宗與群臣議之。王欽若奏曰：“地神見報，當設祭以禱之。”真宗遂遣呂夷簡持詔至鹽池禱之。祭祀畢，當夜也夢一神人戎服金甲持劍，怒而言曰：“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來此鹽池，於民有功，於國有益。今朝廷崇以軒轅，立廟於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鹽池水。朝廷若能除毀軒轅之殿，吾令鹽池如故。若不從，

竭絕鹽池，五穀不收，又使西戎為邊境之患。”言訖而去。呂夷簡將夢中之事回奏真宗，帝也夢之。王欽若奏曰：“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就信州龍虎山詔張天師，可收伏此怪。”真宗納之，乃遣使詔張天師至。真宗曰：“昨因立聖祖軒轅殿致蚩尤怒，涸絕鹽池之水，即今為患，詔卿斷之。”張天師奏曰：“臣舉一將最英勇者，蜀關將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蚩尤，必成其功。”言訖，張天師召關將軍至，現形於帝前。帝曰：“蚩尤竭絕鹽池之水。”關將軍奏曰：“陛下聖命，敢不從之！臣乞會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所有陰兵，盡往解州，討此妖鬼，若臣與蚩尤對戰，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願陛下，先令解州管內三百里內，盡閉戶不出，三百里外盡示告行人，勿得往來，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後開門如往。恐觸犯神鬼，多致死亡。”真宗從之，關將軍受命而退。真宗下詔，解州居民悉知。一日，狂風大作，白晝如夜，陰雲四起，雷電交加，似有鐵馬金戈之聲。如此五日，方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鹽池之水如故。這是關將軍之功也，其護國佑民如此。真宗嘉其功，復新其廟，賜廟額曰：“義勇”，追封為“武安王”。又《廣見錄》說，第30代天師張繼先宋崇寧中應詔平妖，四次進京朝拜。皇帝封其為“虛靜先生”，享受中散大夫待遇。李燾《通鑒長編》說：“崇寧四年六月丙子日，皇帝在紫宸殿因鹽池恢復舊觀受百官朝賀。‘池為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竇故也。’”《歷代神仙通鑒》卷十九《中國民間諸神》庚編“關聖帝君”條說：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帝召第30代天師張繼先除解池之害。當時，雷電晝晦，帝問：“卿向用何將，還可見否？”天師曰：“臣所役者關羽也。”言罷，即握劍召關羽於殿左。帝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封汝。”遂祀為崇寧真君。前面說過，崇寧三年(1104)，徽宗封關羽為“崇寧至道真君”。可見，徽宗詔第30代天師張繼先除解池之妖當在崇寧三年(1104)封關羽為“崇寧至道真君”至“崇寧四年六月丙子日”間。總之，宋真宗、宋徽宗都是個崇道皇帝，特別是徽宗趙佶篤信道教，還自稱“上帝元子太霄帝”君下凡，自命為教主“道君皇帝”。從此，真宗、徽宗和第30代天師張繼先就把關羽也納入了道教的神祇體系，關羽再一次被神化。

三、儒教對關羽的神化

儒教在先秦時是一個學派，故名儒學、儒家。其創始人是孔子，故他的地位僅僅是位老師。但到漢代時，由於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了“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遂開了儒學為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先河。其學以儒家的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董仲舒的陰陽、災異和天人感應學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封建神學體系。於是，富於宗教信仰的漢人就以宗教態度尊崇儒家、崇奉孔子。他們以為孔子不只是一位老師，還是受天命的一位王者，所作《春秋》是“託王於魯”立的一個王法。而《春秋緯》還說：“孔子是黑帝之子。”這樣就把孔子由師而王、由王進升為神了。關羽生當東漢後期，從小讀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所以，孔子的忠孝仁義思想和三綱五常等倫理道德就深深地紮在了他的心間。他雖然不像儒子那樣重其言說，但一生的行為却實踐了孔孟的學說思想。他認為劉備是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漢室的宗親，因此，他願同劉備、張飛桃園結義，匡扶漢室，鎮壓黃巾起義；他認為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因此，他“降漢不降曹”；他認為孫權割地為王，是一種不忠的僭越行為，因此，當孫權欲與他結為兒女親家時，他就斷然拒絕。在徐州之戰中，當關羽被曹兵俘獲，帶回許都時，儘管曹操對他封將拜侯，上馬金，下馬

銀，賞賜豐厚，他却對張遼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後當東都之戰，力斬顏良，得知劉備下落後，他便千里走單騎，復歸劉備，表現了他重“諾”講“義”，誠信、忠君的高貴品質。因此，他就受到了歷代統治階級的愛戴、尊崇、封謚。在官方祀典中，關羽進入武廟始於唐代。《新唐書》卷十五《禮樂五》載：“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這六十四位配享者為范蠡、孫臏、廉頗、王翦、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等古代名將，而“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也位列其中。從此，關羽進入武廟，成為六十四位配享者之一。陸游《入蜀記》卷二云：“雷池昭勇廟……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為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廡下有關雲長像。”洪邁《夷堅志》甲卷九“關王禩頭”條亦云：潼州西北隅有關王廟，“偶像數十軀，其一黃衣側足，貌怒而多髯，執令旗，容狀可畏。”可見，宋時，關羽在民間武廟中也是配享者。但北宋初期，宋廷曾以“關羽為仇國所擒”，一度將他撤出武廟的陪祀位置。後至北宋中葉，宋廷已注意到佛、道二教對關羽的崇拜、神化，納入各自的神祇體系，而開始對關羽進行封謚。

崔文魁(1967—)，男，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